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十七

宋 童宗說張敦頤潘緯 音釋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

居猶積也

有自山澤來者

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

讎

易以訛切讎音售賣也

咸譽清疾病疔瘍者

疔卑履切頭瘡瘍音羊身瘡一本作

咸譽清信能療病故病者

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

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
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
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
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
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
或連數州受俸博具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
而以賒死者千百

賒一本作賒

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

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

廢辱得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
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
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
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

力主切
病偃

隆然伏行有類橐駝

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
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長安豪富人

一本豪字下有豪字

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

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

且孳也

一有以字

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

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

勿慮去不復顧

去一本作亦

其蒔也若子

蒔音時種也

其置也若

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

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

一有焉字

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

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

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

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

一本哉字上有

矣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

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

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

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嘻一作喜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

必一本作以

自毀齒

已上父兄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

之

鉗其廬切
楷姑沃切

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

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公弱者漢官因為已利本

為字或
有以字

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

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

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堯牧兒也行牧且堯二豪賊

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

南越中
謂野市

曰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

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

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
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
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
之與其賣而分之孰若吾得專焉一有然字幸而殺彼甚善
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
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
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
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

兒幼愿耳刺史顏証

童云音征又之盛切

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

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

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

戰國策燕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史記云舞

陽

而計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

裴封叔名瑾子厚之姊夫

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

傭隙字

童云隙當作隙寫轉作隙乞逆切詳註第九卷

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

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

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
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
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
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
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
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
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
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

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
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
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
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
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
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
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
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

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

與帥同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十國以為連連有帥

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

夫版尹以就役焉

版尹掌戶版者

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

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

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

童云銜音縣行且賣也

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

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
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
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
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听魚
隱切而遺其大者遠者焉
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
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
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
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

守而道謀是用

詩如彼築室于道謀

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

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設高者不可

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

部鄙切
毀也

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

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

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

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

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

禮考工記注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

今謂

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

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

一本無州人二字

其友與俱遊者有

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

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

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

易音赤

取絳雪餌之赤

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

音豆項也

赤兩

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
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輶
而圓封之

童云輶音展又
尼展女箭二切

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

友從之見赤軒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
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
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
溷廁也

溷胡
固切

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

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

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汙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

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
是耶抑故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
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
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屬音燭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
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
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一本作矣又何暇赤之

笑哉

東坡有李赤詩題跋

蝨蝨傳

蝨音負又扶
缶切蝨音板

蝟蝟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

童云印音昂亦作仰

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

一因

本作固卒躓仆不能起

躓知利切仆音赴又音畱

人或憐之為去其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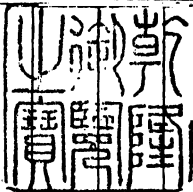
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
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苦
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
危墜觀前之死亡

一本有曾字

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

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一本哀作悲



柳河東集注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注卷

十八至
二十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馮敏昌

謄錄監生臣方祖益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十八

宋童宗說張敦頤潘緯音釋

騷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簪餌馨香

童云簪諸延切厚粥也潘云簪

之然之善二切以福米與狼腸膏為簪

蔬果交羅插竹垂綏

與綏同而退切剖瓜

戕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

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

手目開利組絰縫製

組總古切絰女鵠反

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

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

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

偃委羽切僂僂主切

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

輦轡璇璣

輦音交轡音葛

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

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

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

天津九星橫天河中

儷於神夫於

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

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在河鼓之右

靈氣翕歟

呼勿切

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

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

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

適于埤蝸休于殼龜龜螺蚌

上音羸盧戈切下音蚌

皆有所伏臣

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

潘云仿佯音房羊徒倚也

局束為諂吁

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

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

童云巇音義山

險也中心甚憎為彼所奇恐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

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朴

嘲似傲貴者啟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

譎詭令臣縮慙女六切下同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

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狺狺狺音陞又邊迷切狺音岸

獄也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

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

低右昂鬬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決焉直透所至

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

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

搖屑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

潘云鉗其炎切或作鉗
夾讀為甲周禮并夾注

鉗箭具也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

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

陰音

擘背流血

背音劑

一辭莫宣

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

哢飛走

吟音奔哢音弄鳥聲

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沈羽振笙簧

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罵昏莽

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驚弊帚

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瞋頓蹙

瞋音頻目恨張也頓音遏

喙唾胃歐

喙呼惠切唾吐卧切歐即嘔字吐也

大赍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

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

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鑒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訥舌

訥與

訥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

突梯卷鸞

楚詞云突梯滑稽突梯隨俗貌莊子云鸞卷倉囊卷鸞不申舒貌卷音拳鸞音鸞又卷勉

力轉二切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

禮記王制五國以爲屬十國以爲連

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
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衾朱裳

衷音袖

手持絳節而

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
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
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
胡妄而期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為卑凡
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
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罵尸蟲文

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

記曰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

酉陽雜俎
上尸清姑

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歲下尸血姑伐人胃
命滿云按道書上尸彭据中尸彭質下尸彭嬌以是人

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

一本無
特字

吾聞聰明正

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

一本無
者字

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

安有下此陰穢小蟲縱其狙詭

潘云狙七餘切狙
善詐故以為名

延其

變詐以害於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

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於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於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

一本作自刑者非

陰幽跪仄而寓乎

人

跪一本作詭

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

肓音荒心上隅下也

潛觀默聽兮導人為非

觀一本作窺潘云七慮切

冥持札牘兮搖動

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

潘云陬走侯側留二切莊子卑陬失色注愧懼貌顏

色不自得也

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

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

蹶以逆施反鬪為安佚譖下謾上

謾謾官切

恒其心術妬人

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於帝遽入自

屈羈然無聲

羈音覓

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彼脩

蚘恙心

蚘一作蛭童云蚘胡枚切蛭蚘並同

短蜣穴胃

蜣如消去消二切

外搜疥

癘下索瘰痔

瘰力闕切頸腫也痔直里切

侵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

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

潘云刮古刮切周禮注劑謂刮去膿

肉殺謂以藥食其惡肉

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

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荅汝讒慝叱付九閼貽

虎豹食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

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蓍收震怒

國語蓍收天之刑神

將勅雷霆擊

汝酆都

酆云道書北都羅酆注山名即北帝之鬼都也

靡亂縱橫俟帝之命乃

施於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

神且聖歟祝曰

酆云祝七教切說也

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

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

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於玄都

斬曲几文

后皇植物

楚詞九章后皇嘉樹注后上皇天

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

家國亘為棟楹齊為閭闔外隅平端中室謹飾

一本作飾

焉以几

度待各切周禮室中度以几

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

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腋歌形詭狀曲程

詐力制類竒邪

竒居宜切

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夫

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

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堯堙

堯堙堙苦交切堯徒結切

反時燠

寒鬱悶結澀

悶一本作閉

瘰癧難

瘰音隆瘰一作瘰

不可以遂遂

虧其端離奇詰屈

離奇力爾於綺二切一讀各如本字

縮慙嶢岼

上音橫下五官

切含蜎孕蠹

蜎音曷木中蟲

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

鄒前

陽傳蟠木云云以左右先為之容

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

沴遷魄

沴閭計切

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仄筋倦榮乖衛逆

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

招禍癖

癖音僻

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

在肩為僂在膝為攣戚施踣跂

戚施病俯而不能仰者踣舉綺切曲也跂立踣

切跟不着也

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

盜泉

管子云土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又尸子云孔子至於盜泉渴矣而不飲

朝歌迴車

簡牘載馬

載一本作稱前鄒陽傳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昭王市骨樂毅歸燕

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而反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三馬昭王為隗築宮而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今我斬此以希古賢

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馬是達法馬是專咨爾君子曷

不乾乾

張云前中乾音干後曷不乾乾音虔

既和且平獲祐於天去惡在

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

并序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

蝮音覆毒蛇名

犯

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嗽步驟輒不勝其毒捷

取巧噬

音肆

其害然或嫌不得於人則愈怒

愼苦簞切恨也

反

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瘡足

攣力

緣切腕烏貫切瘡時勇切一本作腫

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

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

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

彼犯而鬪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
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
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
者也密汝居易汝庭

易以跋切謂
芟治其草木

不凌奧不步閭是惡

能而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
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
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
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

乎一本作大

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

脅惟行之紆目魚蜂蠆色混泥塗其頸感惡

頸一本作頭

其

腹次且

上七私切下七余切

褰鼻鈎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

而趨志蕘害物陰妬潛狙

子余切潘云謂密伺之字本作覷

汝之稟受

若是雖欲為鼃為蝥

鼃音蛙蝥音忍切

焉可得已凡汝之為惡

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

拳脊努呬舌操尾

呬音冉唯貌潘云呬而廉反

不逞其凶若病乎已

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維吾庭

維音替又大凡切除草也

葺吾楹

害吾垣

審音教一本作室

嚴吾扃俾奧草不植而穴隙不萌

童云

隙字當作隙乞逆切

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

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為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

扶

敕栗切擊也

宥汝於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艾農夫執耒不

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

一作
賴

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不悲歟

憎王孫文 并序

猿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靜以恒類仁
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
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

難乃旦切

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

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

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

囂勃爭號呶

上音豪下凡交切

啗啗彊彊

啗子夜切人仄伯切

雖羣不相

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

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籍披攘木實未熟輒齧

齧投注

齧下沒切
齧五狡切

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噍

苦簞切以
類貯食曰

噍

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

居山恒蒿然以是猿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則齧猿

晏云作齧一作
齧鋤革切齧同

猿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者

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

一本作
激激兮

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

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猿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

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

跳徒彫切

跟呂唐切衝目宣斷

斷魚中切齒根肉

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鬪

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噍果腹兮

果苦火切飽貌又如字

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

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厭苦兮號穹昊

音號

毫昊音珉

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猿之仁兮

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傲庶來同兮聖囚

紂用飛庶惡來

因文正於美里

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

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康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

并序

潘云山海經漢武帝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奏曰所謂畢方鳥也淮南子木生畢方注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

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

爨燠不燭

燠一本作夜

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

罷音疲

蓋類物為之者

物鬼物也

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

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

方見則其邑有譌火

譌與訛同吾禾切

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

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

之

磔陟格切潘云磔禳祀除厲也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

為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

宅焉時闔而開火炎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

兮日十藝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邃兮夕蕩覆而為灰焚

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袒夫狂走

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

左哀三年注鬱攸火氣暴音剝

混合恢台民

氣不舒兮僵踣顛頽

僵音董踣四侯蒲北二切

休炊息燎兮仄伏煨

煤門薨晦黑兮啟伺軒回若墜之天兮

墜一作墮

若生之鬼

令行不訛兮國恐盡已問之禹書畢方是崇

山海經禹所撰崇音

邃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

所愛兮僇死無貳

僇即戮字

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

懲兮衆愬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

祿屏氣

屏必郢切祝融火正回祿火神

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

玄冥大陰之神

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銜巧莫救汝死黜知亟去兮愚

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

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

急如律令

潘云李濟翁資暇錄云今宜讀為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

也速

辯伏神文

并序

余病疣且悸

疣部鄙切腹內結病悸其季
初心動悸云疣鄙地全三音

謁醫視之曰惟伏

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

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

之憎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愾然憂

愾口
既反

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眾矣又

誰辯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毆開滯

結兮

歐音區

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

兮

滿云訢虛其切然也禮記云天地訢合注云讀曰熏一音訢

邪怪遁藏君子食之

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榮衛蹇極伏盃積塊兮

史倉公傳

陽虛侯病痺根在左脅下大如覆盃

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

沽之市兮欣焉有得滌濯鑿烹兮恃爾力反增予疾兮

昏憤馮塞

憤胡對切馮音憑

余駭其狀兮往尤於醫徵淳以觀

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

蹲音存鴟處脂切蹲鴟芋魁

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歎危

歎丘奇切亦作

歌 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蜾蠃

蜾蠃余專切

蝗子蜾音輝又直基切蟻子

不幸充腹兮唯瘡之宜野夫伎害兮

伎支

義切音真狠也

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

外澤而夷

脆青歲切

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

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攷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

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於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

一夕

一本作昔

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

於是作慙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為兮堆山醺江

醺山

宜所綺二切湑云分其流也

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

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

泚泚湘流

童云泚音攸水流貌

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

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魂其安游覲湘

纍兮

纍力追切揚雄反騷云飲弔楚之湘纍注不以罪死曰纍

嗟爾怪螭害江湄兮

涎泳重瀾物莫威兮

瀾一本作淵

鰲形決目潛伺窺兮

鰲力幽巨

糾二切潘云蚺鰲龍行動貌

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

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徃復

流逶迤兮

逶於危切迤音移又移爾切亦作迤

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

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

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牷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

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零陵之氓

零陵一本作永

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

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

一本游字上有浮字

其一氓盡力而不

能尋常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

賈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洪濤鼓以風湧兮浩

澠蕩而無舟

澠戶廣切

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

亂而無如今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頤而滅膺兮

浮頤一作搖頭者非

不欲釋利而離尤

欲一本作忍

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沈

流髮披鬟以舞瀾兮

鬟如陽切髮亂

魂俵俵而焉遊

童云俵田良切又音根潘云無

見貌龜黿直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始貪羸以嗇厚兮

終負禍而懷讐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

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而自諫兮姑指

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爵而蒙鈞

爵音大

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天與害偕行

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

兮專利滅榮國周語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

尸而不盈民既貿貿而無知兮一本無民字貿音茂滿云禮記貿貿然而來注

目不明貌故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

更更平聲噫

招海賈文賈音古

啓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泊晏

本作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往

來遽卒

卒子忽切

陰陽開闔兮氛霧瀟灑

瀟灑鳥孔切

君不返

兮逝恍惚

一本无逝字恍惚同

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趨曉

嶠兮

趨救教切趨也人救角切疾走貌嶠音亮嶠魚列切危高也

萬里一覩萃入泓

坳兮

萃昨沒昨律二切泓鳥宏切坳於交切

視天若畝

即畝字

奔螭出林兮

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

更音庚山海經云天吳水伯八首八足八

尾背青黃人面

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

棧鰭鱗文肌

棧士眼切齒不正鰭角三切齒露

三角駢列耳離披反

斷又牙蹕欽崖

斷魚巾切齒根肉蹕救教尺約救角三切隄也欽音欽山高險

蛇首狝

鬣虎豹皮

狝音希又許宜切字作狝豕也

羣沒牙出謹遨嬉臭腥百里

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

弱一本作瀰

其下不極

投之必沈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窺窺

魚力魚其二切

君不返

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迺置滔危顛

迺呂結切遮也

崩濤搜䟽剡戈鋌

鋌時連切小矛

君不返兮晫沈顛

晫霍號呼其二切

其外大泊評瀰淪

評音平水名也瀰於倫切瀰淪水深廣貌

終古迴薄旋

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

不屬音燭泯泯起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

跌徒結切

舳舻霏解捐若木

舳音軸 舻音盧 若木在崑崙西

君不返兮魂焉薄海

若嗇貨號風雷

海若海神名號平聲

巨鼇領首丘山頽猖狂震競

翻九垓

號許隙切 垓音該

君不返兮靡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

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

恟音勾

上黨易

野恬以舒

易以政切 平也上黨潞州

蹈蹂厚土堅無虞

蹂忍久如又二切

歧

路脈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

鐘擊鮮恣歡娛

潘云新穀曰鮮音仙出前漢陸賈傳

君不返兮欲誰須膠

馬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

范蠡相
息亮切

呂氏行賈南

面狐

賈音古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封文信侯南面稱孤

弘羊心計登謀謨

桑弘羊

煮鹽大治九卿居

東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治武帝時皆為大司農

祿秩

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
返兮謚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
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柳河東集注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十九

宋 童宗說張敦頤潘緯 音釋

弔贊箴戒

弔萇弘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強逆

制兮鬱命轉幽

轉一作輔

疹蠱膠密兮肝膽為尤

疹音軫蠱音古尤一

仇作

奸權蒙貸兮忠勇以劉

劉殺也

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

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圻陲兮舉手排

直

張云陟丈爾切說文曰小崩也韻曰山摧

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

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

夫讒賊卒施快於剽殺兮怛就制乎強國

剽四妙切殺古巧切怛中

行之難甚弘與之晉以為討周人殺甚弘

松柏之斬刈兮薊苒欣植

薊鳥孔切苒如

容而龍二切

盜驪折足兮罷鷺抗臆

盜驪八駿之一也罷音皮

鷺鳥之高

翔兮嬰狐喘而不食

鷺音至嬰音喘之喘切

竊畏忌以羣朋兮夫

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

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
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
誕兮彌皇覽以為謾平聲姑含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

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

精兮黜寥廓而殄絕

黜徒感切
不明貌

竭馮雲以朏愬兮終冥冥

以鬱結

竭立餘切去也馮音愚依
也朏音貢至也又音紅

欲登山以號辭兮愈

洋洋以超忽心汨洎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

童云汨
音互洎

音鶴又
胡故切

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

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

兮侔貞臣以與為友

一本無以字

比干之以仁義類兮

晏本作之

仁義兮宋云無義字

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

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

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

忠甫

一本弔字下更有予字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

子厚貶邵州刺史再貶永州司馬

求

先生之汨羅兮

汨音覓水名在長沙羅縣屈原所沈處

攄衡若以薦芳

攄

敢切持也杜衡杜若皆香草

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

一本作明

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

千搶

羊切懷如陽切

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

與袖同左襄十四年右宰穀曰予孤裘而羔袖

牝雞咿嘯兮孤雄束味

咿音伊嘯音憂味與蜀同陟救切喙也

哇咬環觀

兮蒙耳大呂

哇鳥瓜切咬於交切淫聲

董喙以為羞兮焚弃稷黍

董音

覲鳥頭喙許穢切鳥喙並毒藥

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

犴音岸

臨

塗藉穢兮榮若繡黼襍折火烈兮娛娛笑舞

娛娛一本作娛娛

讒巧之嘒嘒兮惑以為咸池

嘒欣么切咸池黃帝樂

便媚鞠慝兮

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兮反真瑱而遠違

瑱他向切以玉充耳

曰瑱楚語云吾慈寘之於耳是以規為瑱也

匿重瘡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

為

俞附秦緩古之良醫

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

鍼與針同石砭

也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

一本去下有含字

柳下惠

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

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

悃悃兮滔大故而不貳

悃胡本切
逼切

沈璜瘞佩兮孰幽而

不光

瘞於
屬切

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

荃一音孫
蕙荃香草

先生之

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

之盈眶

音
佳

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

夫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曠朗兮世果以是

之為狂

姱音誇好也又奢貌曠音
儻目無睛不明也又直視

哀余衷之坎坎兮獨

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

平忠誠

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竿為屈之幾何兮胡獨楚

其中腸

竿音頭楚姓

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

滿云

否補靡切又侑久切周易左傳皆有兩音唯詩釋文獨音鄙臧善也否惡也

食君之祿畏不厚

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
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

一作樂生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
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廈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

子兮不韋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

疾走兮狂顧徬徨

謂田單反間既行
穀懼誅遂降趙

燕復為齊兮東海

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

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

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惆歎兮誠

不忍其故邦

潘云惆口本切楚辭惆
惆歎歎注志一純也

君子之容與兮彌

億載而愈先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跼陳辭

以隕涕兮

几切

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

心之不臧

言一本作信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

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

亟去吏切頻也

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

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

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

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

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
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
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致於百一千一萬一
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
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
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
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

憧昌容切

吾觀

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

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
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
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
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陲音而黜桀尊湯遺
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
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
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梁丘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

梁丘據字子猶事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同君不爭古

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予
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
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
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
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叶惡
民蠢國圯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

況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痒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上

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窾

音款空也

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旦

乃已其餘磳然

磳苦東窾宋二切

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

之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

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

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

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

禮記

樂記朱弦而疏越注越瑟底孔也

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為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

李睦州以李錡叛賊循州元和三年以赦量移永州

磐石六觚其

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為福馬孺人之墓

馬孺人睦州外婦詳見外

集馬淑墓誌

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

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

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為寶拔大苦兮升至真
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為友兮上品人
德無已兮石無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

渭州

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

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

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

閑校也

為馬幾二

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

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

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保尾童鬣

良涉切

疏紫鱗兮巍然特

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

百一本作伯

鳴鑾在御大路

遵兮世厖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

泳旋瀟淪兮

瀟淪於倫切瀟淪倫水深廣貌

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

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貼厥身兮

貼音鹽又都念切危也

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

惡平聲

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

昧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

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

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

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己又以戒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偕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偕有可取中道或捨孔尼不生牙也久死

鮑叔牙與管仲為友二

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

利之大秦有六國競競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

詭音怡作

詭同自得貌又淺意

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

鄢音

偃左成十六年敗楚于鄢陵范文子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

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

日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孟孫曰季孫之愛我美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

矣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

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瘡

音愈病也

敵存滅禍敵去召

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
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

并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

千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
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

童云麋音眉麇音倪鹿子也

畜之入門羣犬垂

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

動積使與之戲稍久犬皆如人意麇稍大

一本麇字上有麇字

忘

已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

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

啖音淡

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

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慙慙魚僅切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

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

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嚙

潘云虎檻許鑒二切

斷其喉盡

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

一本作又

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

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

無完器橐無完衣

橐音移方言榻前几趙魏之間謂之橐一曰衣架

飲食大率

鼠餘也晝累累與人魚行

累倫退切

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

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

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

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

棄之隱處晷數月乃已

晷即臭字

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

可恒也哉

東坡云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乃作河豚魚烏賊魚二說并序以自警

柳河東集注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

宋 童宗說張敦頤潘緯 音釋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禹與契同佐

命垂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

四姓承休

虞媽氏夏姒氏
商子氏周姬氏

送有中邦五神環運

虞土德
夏金德

商水德周木
德漢火德

炎德復起周道消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

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一

本作九
者非也

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

去音

遇陳平所封
久並如字云

起為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

舜之胄也汝陰

夏侯嬰
所封

脫帝密網推虜暴氣扶乘天休

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鄼侯

鄼音贊蕭
何所封

保綏三秦控引漢

中宏麗廓度以大帝業禹之裔也淮陰

韓信
所封

整齊天兵

導揚威靈覆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

曹參
所封

破三秦虜魏

王絳侯

周勃所封

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

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冑故漢氏興焉翼炎

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

德厚探昊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於大澤以承

其靈建赤旂於沛邑以昭其神假手於嬴以混諸侯

嬴秦姓

憑力於項以離關東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
用德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
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

大風以昭武成之德

高祖十二年過沛置酒沛宮歌大風

乃奠舊邦

舊一本作尊

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於此惟茲原廟沛邑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於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於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

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
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閼宮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
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
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
流其神睭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
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烏可已
也銘於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故勛

放於社切勛與勲同竟也

揖讓而退祚於後昆羣

蛇輔龍以翊天門

翊一本作翊音工童云翊音貞飛至也今本作翊非是

登翼炎運

唐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踰躍中野天復

堯緒鍾祐於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

從將密切

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霸楚

勦子小切絕也

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

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王宗禋

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

亦舉嚴嗣建旂纛鼓遂據天位魂遊故都永介丕祉煥列

唐典嚴恭罔墜勤此休銘以昭本始

劒門銘 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

剽匹妙切輕也

嗜為寇亂

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

永貞元年劒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卒劉闢自為留後邀旄節

羣疑不制妖孽煽行

孽魚列切亦作孽

怙恃富强滔天阻兵攻陷

他部北包劒門憑負丘陵以張驚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

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

嚴以國礪

害為私讐以天討為己任推仁伏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

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

喋大頻切潘云殺人流血滂沱師古曰當作蹀謂履涉之

而士

一其心悲師出次祗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於是儲峙

饗賚

峙一本作備音峙具也

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

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冠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

左師出於劔門大攘頑鬻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

一本

以下有為字

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剗剗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

肆毒用集我勲力贄鼓一振

贄音墳

元戎啟行取其渠魁以

為大戮

九月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長安

由公忠勇憤忤

憤房吻忤音

斐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啟闢險阨夷為大塗哀沮害

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

本傳

云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十月以礪為東川節度使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

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

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

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於蜀都

叢險積貨混并羌髻

茂侯切

狂猾窺隙狺狺嘯呼

狺魚巾切亦作狺楚詞猛

犬狺信

憑據勢勝厚其兇徒帝皇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

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臣司梁

謂嚴礪

當其要束罷備

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立機在握分

命貌貅陳為犄角

犄舉綺切

右逾峽山左直劒門攻出九地

七書孫子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

殲羣頑內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

他用切衆也

大慙囚戮

慙徒對切謂劉闢

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

進位南服於藩邦之清平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

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德勤勞萬邦和寧四極

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厯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崇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

武大功而祚延於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
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
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
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
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

吳伐越得

大骨其使來問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
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
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
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

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

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啟征有扈而夏德
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
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
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
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
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
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
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

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

刑

一本作則

以弼聖謨則戮防風

則一本作刑

遺骨專車克明克

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

一本作獻

耆定混區

耆音指又音移

傳祚後

脗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

即山刻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恩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

編戶毗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

就一本
作疾

興自刃股肉

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

啖都濫切
悅切與歌同

宿而

死興號泣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

音墳左

作小廬蒙以苫茨

苦詩
廉切

伏匿其中扶服頓踊

扶服即
匍匐

晝

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

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

孝理神化陰中其心

中夫
聲

而克致斯事謹案興砥庶賤陋循

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為業

一作

而能鍾彼醇

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列異伏惟陛下
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
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

請制曰可其銘云

一本無此二字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

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饌奉進憂

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

創即瘡字禮記三年問篇創鉅

者其日久痛號於穹昊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膚腐皆

患者其愈遲

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俗亦相其哀肇

有二位

天地也

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

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於魯惟昔魯侯見命夷宮

周夷

王廟也國語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穆仲曰魯侯孝王乃命於夷宮中

亦有考叔寤

莊稱純

左傳隱公二年鄭莊公寘姜氏于城潁潁考叔有獻於公云云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

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

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殷懃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

祉三秀靈泉

楚詞云采三秀於山間三秀芝草也靈泉即醴泉

帝命薦加亦表

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武岡銘

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

獠竹絞切又音老亦作獠西南夷名

盜弄庫兵賊脅守帥

元和六年辰淑蠻酋張伯靖嫉黔中觀察使竇羣督斂苛刻因聚眾

叛殺長史劫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

南鈞牂牁

音臧柯漢武帝定西南夷置牂牁郡

外誘

西原

蠻也

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

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

憑阻逃遁不即誅

時崔能嚴綬柳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

時惟潭部戎帥

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於武岡不震
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
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
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
不龔母弟生壻繼來於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
命嚴綬遣部將李志列招張伯靖遂以其家屬舒秀和
等詣江陵詔嚴綬皆授麾下將以撫之以伯靖為右
威衛翊府 中郎將 兗渠同惡草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
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

以柳公綽為益
鄂岳觀察使

兵三倍為時碩臣殿於大邦

殿多見切鎮也

文儒申申有此武

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

昔公不夸首級為己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

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

虺許偉切蟲也蜮越福切短狐也似鼯三足能含沙射人

影

大不為鯨鯢

鯨其京切鯢五兮切左宣十二年注鯨鯢大魚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恩重事持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

以昭我類

一作鄰

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

一本無彌字

俾我奉

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巘

巘族九切高也

巫水之磻

音盤曲也

魚駭而離獸犯而殘

戶恐合竄

合一作谷

彼攘仍亂

彼一本作披

王師來誅

來二本未

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

援一本作授

俾邦

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

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

我始蚤賊

蚤音矛

由公而仁我始冠讐由公而親山畋澤

獻

與魚同周禮有獻人

輸賦於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

公受介福標著以占

標舌牒切又音舌標著一本作折筭

公宜百祿皇懋

公功陟於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宥之丹有屏之
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

永謹邦制

此四字一本作以永邦制

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并序

始州之人

柳州人

各以甕甌

甕音嬰瓶類大腹小口甌五計切爾雅云康瓠謂之甌瓠

壺也一云甌破甕也

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

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惑訛言終不
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

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上堅垣

一作壯垣巨至切堅土也

其利悠久

其相者浮圖談康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

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甌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

八尺
曰尋 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於政其來

日新

一作盈以神

舜禹之事

晏元獻云此文與下謗譽咸宜等編恐是博士韋籌所作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

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禹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啟

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
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
使天下咸得其人

一本作仁

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

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厯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
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
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殯然聾其聰
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或曰
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

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捐讓受終於文聖
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
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啟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
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

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

謂宦官
董卓袁

紹袁術兄
弟及陶謙

丕之父

曹操字
孟德

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

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
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也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

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
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
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
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
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必拂於君而利必及於
人由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
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

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
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
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
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
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
曰然則聞謗譽於人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惡乎聲
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
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

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
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
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切之石吾又安取懼焉取一本作最下同
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
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
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為公

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餓戮困餓

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

後漢董卓劉

曜而後為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

平難澤物之德不施於人一得適其僚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倣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僚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

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潘云賈音古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

賈即價字

必曰五萬復之以五

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

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

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材

一本無材字

搯

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

潘云搯音溜棺引也今當作搯苦甲切爪按曰雅

舉之翺然

若揮虛焉

翺翺招切飛也

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

其黃而澤且賈者云

潘云賈音古

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邈然

枯

邈音速

蒼然白嚮之黃者扼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

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

潘云踉徒計切踉也莊子怒則

分背相踉

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踉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

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扼其貌蠟其言

以求賈技於朝者

賈音古一本無者字

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

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

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

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
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一本無
者字

吏商

吏而商也

錢重作柳文後跋曰得善
本云吏非商也吏而商

汙吏之為商不若

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

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

苦音古周禮天官
典婦功辨其苦良

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為患

斂與
奪同幸

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

終不遂

者一本作名

汙吏惡能商矣哉

惡音烏

廉吏以行商

行下

孟切

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

良苦盜賊不得殺殺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

富而家強子孫葆光足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

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

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

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

廉察也如今監司戶

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

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為章涸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
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
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
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牼口切何以利教為
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
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
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
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大小登進其志幸

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

海神名

陸遊登孟諸之阿

孟諸澤名在睢陽縣東北

得二瓠焉

剖而振其犀以嬉

犀爪辨

取海水雜糞壤蛻蛻而實之

童云

蛻如消切腹中虫蛻音尤又音回

臭不可當也室以密石舉而投之海

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

也東海若呀然而笑曰

呀虛怪矣

今夫大海其東無東

其西無西其南無南其北無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

涵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塵霾之雜

不處也必泊之西澨

音誓水邊增土

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

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

之與曹蜎虬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

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盪羣

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

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可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其扶石破

猷

具一本
作乃字

投之孟諸之陸盪具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

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
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
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猷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
於十二類之境虺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
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
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衆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
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

而一定則大患者至矣

一本而則字

其一人曰子去矣無亂

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志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違也

違一本作遠

不若二鉢之水哉今不知去

一而取一甚矣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一

宋 童宗說 張敦頤 潘緯 音釋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

謂為永州司馬

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

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

克見楊子誨之來

楊憑之子

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

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

之模擬竄竊取青妃白

匹詣切爾雅曰配也

肥皮厚肉柔筋脆骨

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

以其俳乎

俳音排戲也

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

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

滑稽音骨亂也猶音難同也辨捷

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滑稽云圓轉縱捨無窮之狀又史記云猶俳諧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以言諧

語滑稽其智計百出

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

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

溜力救切謂洒掃

則罷憊而

廢亂

罷與疲同
恩蒲拜切

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

絃

原七刀切縵未旦切
絃禮記作弦並出學記云

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

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樗梨

橘袖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

蜚音哲蟲螫也
吻武粉切口邊

縮舌澁齒

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

菹音側魚
童云側魚切亦作菹

屈到之芟

屈九勿切國語屈到嗜芟

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

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

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

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
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
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
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
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沾沾
然沾他叶切動其喙呼惠切亦勞甚矣乎一本亦上
有彼字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瑾渠申切
又音瑾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

一無禮
執二字

自開元制禮大

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

乃妄取豫凶事之說

左傳隱公元年豫凶事非禮也

而大典闕焉由是

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

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

德宗葬崇陵順宗葬

豐陵

不能周歲司空杜公

杜黃裳

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

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

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

攢與取同徒九切殯

也秘器作棺象物塗車芻靈之屬

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之制

漢文紀張武為

復土將軍謂穿塋下棺又惠帝紀片上注片開也謂開土地為冢塋又文帝贊因其山不起墳上之則

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萬國萬一作方下之則制服節文頒

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晏本作具苞并總統

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

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

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

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

書問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一本無近字一本無而古二字一本焉下有者

字

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

韋孟五世

孫玄成

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

鄭玄孫名

小同

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

賈誼孫名嘉

盧植以儒學用

而譔為祭法

盧植五世孫譔

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

禮佳義嗣

璉之高祖裴行儉

侍中公以禮議封禪

曾祖光庭

祠部公

以禮承大事

祖稹遷祠部員外郎

大理公以禮輔東宮

父微大理卿

而

璉也以禮奉三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

也源遠乎哉璉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

微四子堅

瑾墳植皆
有文學

大理之兄正平節公

穎子倩
字容卿

以儀範成家道

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

倩子均
字若齊

郇公以

孝友勤勞揚于家邦

一無
揚字

遊其門若聞韶濩

亦作
護

入其

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宗直子厚
之從弟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

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

相糺

即糾字

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

國策春秋後語

晉孔衍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同異號春秋後語

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

耗矣

數音速出樂記

而後之文者寵之

寵一本作襲

文之近古而尤

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

之欲切

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

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

磔

格切攢撫融結

攢俱運切撫之石切拾取也

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

時月而成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
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
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
之則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
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
贊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
也故刪取其叙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

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濫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
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
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
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
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
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
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
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

精

一作菁

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

興用文理

一作章

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決于漢氏

與之相準於是能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

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楊陵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

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
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
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
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
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
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
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
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

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

陳子昂

其後燕文

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

張說封燕國公諡文貞

張曲江

張九齡韶州人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

以比興之隙

音隙

窮著述而不克備

一有作者二字

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

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

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

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

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

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

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

符一作何

太山羊士諤隴西

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

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

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

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

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

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

凌之兄憑

論次篇簡遂述

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吳武陵之父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顙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侶口旱切與侃同又去聲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為辭賦有戒苟

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文王公大人之義其為誄誌
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
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
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官然後材不遺而
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
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
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
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
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以來

唐宗
年號

策名聞達秉毫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

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

掉徒弔切正
也鞅音養

咸不得攀而

倫之乙亥歲

貞元十
一年

某自南徐來

南徐
潤州

執文貺予詞有

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乃徼狂疾之
功以為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來京

師會于舊里若璩瑒在魏

璩音渠瑒徒朗切及仗梗丑亮二切後漢應奉子珣珣子

璩字休璩璩

璩字德璩機雲入洛

陸抗二子

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

播頌麓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簡素文

章之胄曷能及茲況宗兄

王綽為鹽鐵轉運使

握炳然之文以贊

關石廌冠銀章

廌宅買切即豸字

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

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

卜子夏作詩序

宜叙于首章操

斧於班郢之門

潘云班與般同即公輸子又莊子云郢人善塗墍者

斯強顏耳詩

凡若干首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
卷二十一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二

宋 童宗說張敦頤潘緯 音釋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貞元十四年朝京
師十五年還汴

談者謂大梁

汴州宣武
軍今東京

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

亟去吏
切猾一

本作滑音
猾訓亂也

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

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

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薦煦諭

煦火羽吁

句二切潘云煦與煦同淮南子注煦諭溫媪也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

上於是撫以表臣

書立政篇藝人表臣百司表臣表贊幹之臣謂董晉為宣武軍節度

以藝人

謂以楊凝檢校吏部郎中汴宋毫頓觀察判官

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

而同道既去大慙

徒對切書康詰篇元惡大慙

遂安有衆故楊公以

謀議之隙

音隙

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

諸侯

示一作

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僚屬皆餞焉容受

童儒使在末位

子厚時年二十七

禮部郎中許公

許孟容字公量

以宏

才與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

中崔公

崔羣字敦禮

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豫離觴之

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

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
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
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
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
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嘗
與隴西李杓直李建字杓直方
云杓直遙切南陽韓安平韓泰字
安平洎
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
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

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

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

策即策字

且餞於野或

命為之序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

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

禮部也貞元八年羣試禮部中其科

教于

王庭

敬音揚

甲俊造之選首離校之列

貞元十年羣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

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獨孤密

僕間歲驟遊邠疆

即疆字

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

揚朝晟字

叔明為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都虞候

盡護羣校用笞法箠令不吐強禦下

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沈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

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

唐史云韓遊瓌御史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斬

首惡者百餘人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獻甫卒以朝晟為邠寧節度使

鷩冠者仰而榮之

鷩音曷勇雉也武士以之飾冠

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

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

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

仲兄實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

獨孤

實為山南西道節度嚴
震掌書記新平即邠州
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

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
廣德元年七月

吐蕃入大震開取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置中府太倉
河西隴右之地

之蓄僅而獲贖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
潜云賈音古左傳注

賈賣也言己勇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壩故壘
壩而切拓
有餘欲賣之

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裙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

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

是將植密畫於借筯之宴發羣謀於草奏之筆上為明

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搞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司馬相如燕有諭蜀文然之文燕平聲班固炳烈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杜周士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

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總留府之政政
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
止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懋而和肆而信豈詩所
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
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
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
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范傳真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兵部

兵一本作吏

則必

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為奸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后去其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為是職在

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
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
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
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
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
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後
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
為殿中侍御史范傳正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子厚時為監察御史咸

悅而尚之故為詩以贈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

一有石盤字

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相如遊于

梁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

成其性道之茂者也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

貞元元年

中進士第又膺邯鄲之召

邯鄲趙地名

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

器其畧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于

之間

禮記禮弓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謂君禮于謂臣禮

雖枚生之節長卿之

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我同升

之友是用榮其趣舍

潘云上七喻切下文赦二音莊子注進也退捨

惜其離曠

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貝繁如貫珠琅琅清響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

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

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

永州也

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

而紀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

謂刺史崔君敏卒

擇而之乎有禮之邦

注桂州

推是道也以往然

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童云苑音苑左氏

齊大夫苑何忌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

苑論字言揚

聯貢于京師自時而

後車必挂轄

張云昔街車軸尚潘云選蕪城賦車挂轄言車軸相挂

席必交衽量

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

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聞遊公卿之間質

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

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

顧公

戶部侍郎顧少連權禮部侍郎知貢舉

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

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

藝之場

潘云掉徒了徒弔二切鞅倚兩切

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

筆札

生一作交

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園視朋儕拱手甚可壯

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

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

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

慶里閑更賀

閑音汗里門也

曳裾我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

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先生于家是宜砥商

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

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

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
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
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一無得字安得而默耶余
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
抱質氣象甚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潘云綺去倚切
紈也紈元官切

素也前漢在於綺襦紈袴
之間注並貴戚子弟之服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

兄於澤宮之中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巷余亟會于其居

亟去史切

視其

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適時而名擢太常

貞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清知貢舉試日五色賦春臺晴望詩鍊中第

聲動京國士輩仰

慕顧盼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為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

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

史部也

告余東游是

將乘商於

今商州西二百里古於城張儀請獻商於之地即此

浮漢池歷郢城

郢以并切

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

宗姻盡皆加禮以待舟輿所畧賀聲盈耳離羣之思行

益少矣

潘云檀弓子夏曰吾離羣索居

僕不腆

他典切

見邀為序征夫之

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班肅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

行為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
黷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
流後肩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
墳不告劬勩

劬音渠勩羊至切勞也

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

甲焉

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擢班肅為第一

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

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為大夫良

肅之父佐西川節度

今將拜慶

寧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

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

嚴震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今又將亟駕

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

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

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

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

德宗幸奉天進封嚴震馮翊郡王

功在社稷

德在生人其門子

門子謂胄子出禮記左傳一本子字下有弟字

遊文章之府

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

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

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

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

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

翹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獨孤申叔字子重貞

元十三年中第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

上聲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清奉引之隙與隙

同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

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
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
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
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穿也

穿音淨

禍孰大焉有乎內

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

詬古候切

於是

有切磋琢磨鋸礪枯羽之道

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革何

學之有孔子曰枯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乎潘云鏃子木切矢鋒也枯音括與筈通箭末曰筈聖

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
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
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
大吾願予以詩禮為冠履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
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
璆渠幽切並謂佩玉煌乎山龍華蟲
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
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

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

咸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

趙崇儒或曰趙

昌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仁我若子

姓前漢田蚡傳云恩

禮重厚有賢能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

交通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瘡六旬而後

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

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內傷

盡迄力切傷痛

也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

植骨榮衛之和營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為人舒幹抗

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下

戲音義又許為

切潘云言大將麾旗之下

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視

其狀專謹愿慙觀其跡溫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

尚書理荊州

理一本作之為二字

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拊起立

喜一本作震

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

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

奮六翮

下革切

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

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二